

卷七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七
 內容分類 經-四書-孟子-宋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編號 A 393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393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注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

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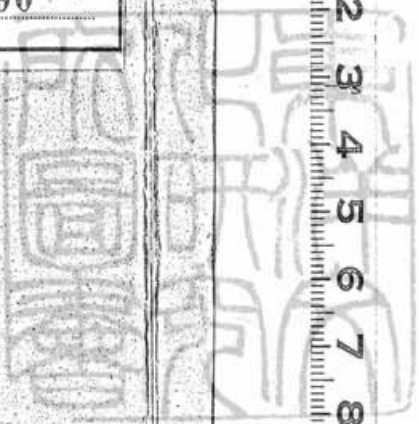
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2390

六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八章 **註** 離婁者古之明目者蓋

以為黃帝之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

朱即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

規矩乃成方圓猶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以名

篇 **疏** 正義曰前章首論滕文公問以古道故以滕文

反古也然則此篇孟子首言離婁之明故以目為篇

題次於滕文公問以古道是亦反古道者莫大乎明

孟子流

卷之七上

及古

也遂次滕文公之篇所以揭離婁為此篇之題此篇凡六十章趙氏分之以為上下卷此卷只有二十八章而已一章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二章言法則堯舜鑒戒桀紂三章言安仁在於為仁惡弗去則患及其身四章言行有不得於人反求諸身責己之道也五章言天下國家本正則立本傾則踣六章言巨室不罪咸以為表德之流行可克四海七章言遭衰逢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下無敵八章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已九章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十章言曠仁舍禮自暴棄之道也十一章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已十二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十三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十四章言聚斂富民棄於孔子重人命之至者十五章言知人之道十六章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十七章言權時之義叟溺援手十八章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十九章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二十章言小人為政不足間非君正國定下不邪侈二十一章言不虞獲譽不可為戒求全受毀未



足懲咎二十二章言言出於身不惟其責則易之矣二十三章言人患在為師二十四章言尊師重道二十五章言舖啜沈浮君子不與二十六章言無後不可二十七章言仁義之本在孝悌二十八章言天下之富貴不若得意於親其餘三十二章分在下卷不無敘焉離婁至題篇正義曰莊子天地篇云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山南望而歸遺其元珠使知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蓋其人也離朱即離婁也論語第七篇首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是其旨也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公之子雖

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

正五音 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也其聽至聰不用

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今

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

先王之道也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

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為後世之法也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但有善

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為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

度亦不能獨自行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



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

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

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者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

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盡已

目力續以其四者方圓平直可得而審知故用之不

可勝極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

用也音須律而正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

之政而仁覆天下矣盡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加惡

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故曰為高必因丘

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是以惟仁者宜在

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

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眾人也上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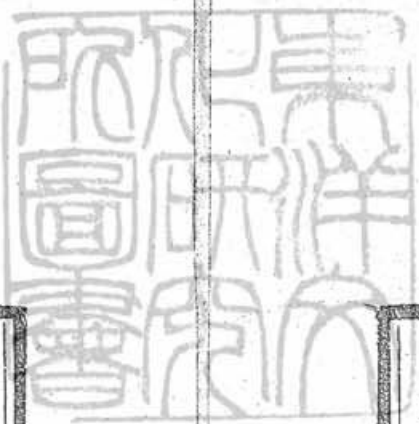
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

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

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

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罹於密網也此亡國



之政然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故曰城郭不完

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

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無

復有期日言國無禮義必亡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

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

之道者猶沓沓也

也言天方動汝無敢沓沓但為非義非禮背先王之

道而不相匡正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

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

責難為之事使君為敬謂行堯舜之仁是為恭臣陳

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勉之君言吾君不肖不能

行善因不諫正此為賊其君也故有恭敬賊三者之

義孟子曰離婁之明至吾君不能謂之賊正義曰

要此章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固由先王禮義為

須而道化行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

規矩不能成方圓者公輸子魯般魯之巧匠也孟子

謂離婁明雖足以察秋毫之末公輸子其性雖巧然

不以規矩之度不能成其方圓之器規所以圓也言

物之圓者皆由規之所出也矩所以方也言物之方

者皆由矩之所出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

音者師曠樂官名也孟子又謂師曠其耳雖聰善能

聽音然不得六律以和之固不能正其五音也六律

五音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鐘是六律也宮商

角徵羽是五音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

下者堯舜二帝唐虞之盛者也然而不以仁政而施

於天下故不能平治天下而享無為之功矣以其天

下平治由仁政之施也如物之方員必自規矩之所

出五音之正由六律以和之者也今有仁心仁聞而

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者

孟子言今之人君雖有仁人不忍之心又有仁聲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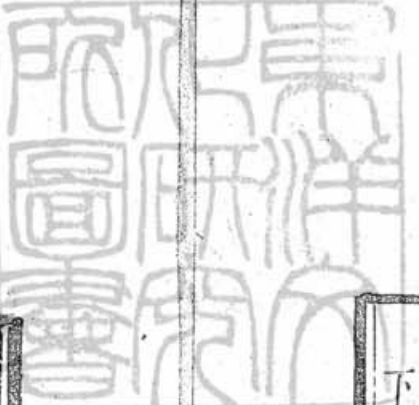
遠聞四方然而民皆不得霑被其恩澤不可為後世

之所法者以其不行古先王之道而治之也無他蓋

以先王之道有恩澤足以被民其法可為後世取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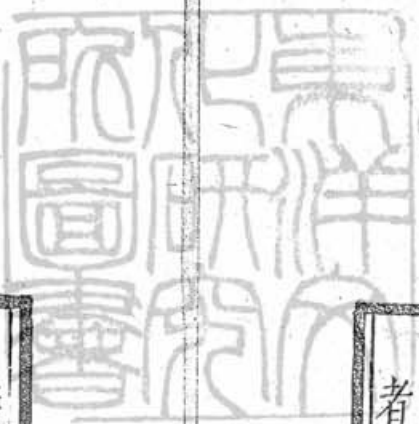


以自行蓋謂雖有規矩六律之法然而人不能因而用之是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以其規矩六律之法不能自行之必待人而用之然後能成其方員正其五音也堯舜之道自不足以為之政必待人而行之然後能平治天下而為法於後世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道而過者未之有也孟子引大雅假樂之篇文而云也蓋謂不愆不忘去其故舊典章皆循而用之未有過失者也故復言之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典章者即先王之法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者孟子又言聖人既竭目力而視續以規矩準繩而為方員平直故其用之不可勝極也蓋規所以能員矩所以能方準所以能平繩所以能直故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者孟子又言聖人既已盡其耳力而聽之又續以六律而正五音故其用亦不可勝極也蓋六律所以正五音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者孟子又言聖人既已能盡心之所思慮續以



施其不忍人之政則仁恩德澤足以覆蓋於天下矣無他以其仁恩廣大矣故云覆天下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者孟子言至此又所以復言之者也蓋譬言人之欲為高者必因其丘陵而為之也為下者必因其川澤而為之耳無他以其丘陵而為之也為下者必因其川地其本下矣言為政於天下者而不因先王之道為之豈足謂之智者乎言不可謂之智矣以其先王之道是為之所本焉故智足以有知苟為政而不知以先王之道為本豈謂之智乎大抵孟子言規矩準繩六律者皆譬為政而言也抑亦知孟子長於譬喻者歟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處高位是以惟仁者於眾也者孟子於此畢其譬喻乃曰是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者孟子於此畢其譬喻乃曰是在高位是以惟仁者之君宜其處高位為尊也不仁之君而處高位是其處高位而播揚其惡於人民之眾矣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者孟子言上之為君無道術以表率其下下之為臣無法度以守其職朝廷之士皆不信

其道德百工之作皆不信其度量君子之人以之觸
 義之所具小人之人以之犯冒其刑憲然而如此而
 國尚存而不亡者以其僥倖得存焉必云幸也蓋少
 有存者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
 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
 與喪無日矣者孟子言至此所以復言之也故云城
 郭頽壞而不完兵甲之器少此非為國之災害也田
 野荒蕪而不開辟貨財竭盡而無貯聚此非為國之
 害也然而上之為君無禮法以檢制下之為人臣不
 學法度以守職賊民相殺戮以之興起是則國之喪
 亡俱在朝夕無復有日矣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
 道者猶沓沓也者自天方蹶至泄泄猶沓沓也是
 詩大雅板之篇詩也自事君至沓沓也是孟子自解
 上云沓沓之義也其詩蓋言王者方動而為非為之
 臣者無更沓沓但復為非禮義以事其王者也故曰
 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蹶動也天謂土
 者也泄泄則沓沓是也孟子復自解之言事君以無



義之事事之其進退無禮節其言則非先王之道而
 為言者是若沓沓者也以其當匡正其君不可復長
 君之惡耳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
 吾君不能謂之賊者孟子言至於此所以又復言之
 者也故云君之有難惡當責之以善能責君難惡以
 為之善是為恭臣恭其君也陳之以善事而閉其君
 之邪心是謂敬其君者也如不責君之難不陳善而
 閉君之邪而乃曰我君不能行善因不諫正之者是
 謂殘賊其君者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
 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也公輸子至規矩也正義
 曰案淮南子云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見楚王曰
 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
 工作為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令公
 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
 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乃偃兵不攻是
 公輸即魯般也或云是魯昭公之子也師曠晉平
 公之樂太師至羽也正義曰案呂氏春秋云晉平公
 鑄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

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不
 調臣竊為恥之至師涓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善聽
 為晉平公之樂師也云六律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
 則無射黃鐘案律曆志云呂不韋春秋言黃鐘之宮
 律之本也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
 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
 下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
 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淮南王安延致儒生博士亦為
 律呂云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
 十一故黃鐘之數立位在子太簇其數七十二姑洗
 之數六十四蕤賓之數五十七夷則之數五十一無
 射之數四十五以黃鐘太簇為商姑洗為角角生應
 鐘不比正音故為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繆
 日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
 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太呂之徵也丙子
 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
 子夷則之角也其為音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為六
 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五日以當



一歲之日故律之數天地之道也凡此則以律正五
 音之謂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正義曰箋云愆過也
 率循也言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
 文章舊典謂周公之禮法也詩大雅板之篇正
 義曰箋註云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
 五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更變先王之道無沓沓
 然為之制法度達
 其意以成其意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

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員須規矩也欲

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堯舜之為君臣道備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

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註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孔子

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

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

改也**註**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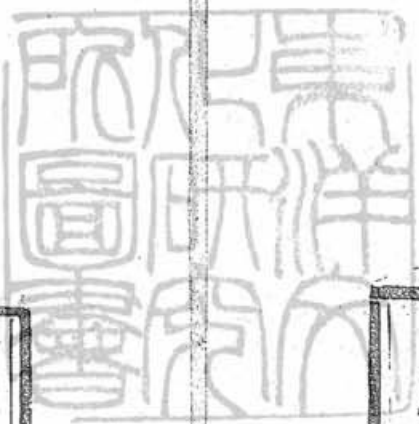
幽厲厲王流于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

之謂諡之也諡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

孫何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註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矣

以前代善惡為明鏡也欲使周亦鑒于殷之所以亡



也**疏**孟子曰規矩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法則

人人倫之至也者孟子言規矩之度其為方員之至

者也謂之至者以其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聖人

是為人倫之至者亦然人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

友是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

舜而已矣者孟子言凡欲為人君者當盡其為君之

道也凡欲為人臣者當盡其為臣之道也此二者在

皆則法堯舜而已矣以堯舜所為君臣之道備矣不

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

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不言為人臣者如不以舜

之所以事堯者事君是不尊敬其君者為人君者

如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是殘賊其民者也舜

所以事堯者盡其義之道也堯之所以治民者盡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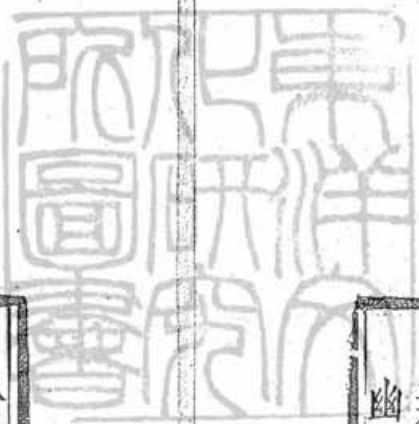
仁之道也義所以敬其君者也仁所以愛其民者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

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

不能改也者孟子言孔子有曰道有二是仁與不仁

為二而已暴虐其民以至於甚極則身必為下之所
 殺而國必喪亡矣不至於極甚則身必危難而國必
 滅削諡之曰幽厲之君既諡為幽厲以章惡於後世
 雖有孝子慈孫所出亦不能改此諡也厲王但止於
 流彘幽王滅於戲是謂身危國削矣如身弑國亡而
 孟子不止歸於人名者以其被所殺戮國已喪亡足
 以章其惡固不待為諡而彰之矣如桀紂者也詩云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者蓋詩大雅蕩之
 篇文也其詩已謂殷之世所以鑒視在近而不遠者
 以其即在夏后之世是也以其前代善惡足以為明
 鏡而可鑒也孟子所以云此之謂也者蓋欲使周之
 時亦鑒於殷之所以亡也註堯舜之為君臣道備正
 義曰書云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
 邦黎民於變時雍蓋為君之道盡於此矣是君道之
 備也舜自元德升聞以之事堯而慎徽五典百揆時
 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其後坐常見堯於墻食常見
 堯於羹蓋為臣道盡於此矣是臣之道備也註桀紂
 幽厲正義曰案史記本紀云桀為虐政淫荒湯伐之



於是桀敗於有娥之墟湯王乃攻正朔易服色是為
 湯王為殷之始王又云紂資辨捷知足以拒諫言足
 以飾非好酒淫樂醢九侯脯鄂侯武王東伐至於盟
 津伐紂紂兵敗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赴火而死武
 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殷民大悅武王於是為天子
 以為天子以為周之王又云厲王行暴虐後傲國人
 謗之於是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韋昭曰彘
 晉地也漢為縣屬河東今曰永安是也厲王終死于
 彘於是太子靜即位是為宣王宣王崩子幽王宮涅
 立幽王以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乃為燧火大鼓
 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
 幽王悅之為數舉燧烽燧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幽王
 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申侯怒與緡西夷犬
 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不至遂殺幽王驪山
 下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幽王凡三百五十七年
 九十六年自武滅紂以至幽王凡三百五十七年
 詩大雅蕩之篇正義曰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近
 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何以

不用為之戒孟子於此所以引之以戒其時之君臣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

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三代夏商周國謂公侯

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而已天子不仁不係四海諸

侯不仁不係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係宗廟士庶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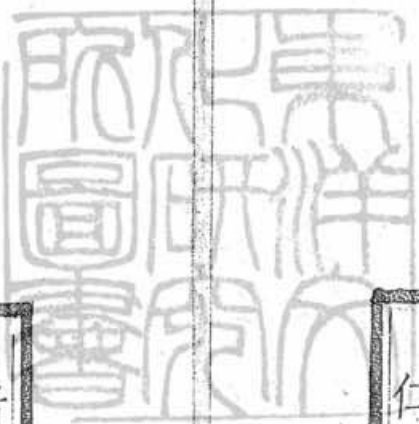
仁不係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

注 係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必醉也喻惡亡而

樂不仁也孟子曰三代至強酒正義曰此章言人

自上達下而其道一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

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者孟子言夏商周三代之王其所以得天下也以其皆以仁存心為政於天下而得之也三代之中其有以有廢而不興有興而不廢者亦如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失天下也以不仁也以其皆在於仁道而已天子不仁不係四海諸侯不仁不係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係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係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者孟子言為天子者不為仁則不能安其四海諸侯不為仁則不能安其社稷卿大夫不為仁則不能安其宗廟士庶人不為仁則不能安其四體四體身之四肢也天子守四海諸侯守社稷卿大夫守宗廟士庶人守其身故各因其所守而言也今天下之人皆知疾惡其死亡而以樂為不仁是若惡其醉酒而以強飲其酒耳亦論語孔子謂惡濕而居下之意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

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則天下歸

之註反其仁已仁獨未至邪反其智已智猶未足邪

反其敬已敬獨未恭邪反求諸身身已正則天下歸

就之服其德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註此詩已

見上篇其義同註孟子曰至自求多福正義曰此章

責已之道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

其智至而天下歸之者孟子言愛人而人不親之必

吾仁有所未至也故當反已責之治其人而人不治

者必吾之智有所未盡也故當反已而責之也禮接

於人而人不以禮報答之必吾之敬有所未至也故

當反已而責之也凡所行有不得於人者皆當反求

諸已而已以其身之所有未至也故當自反而責之

蓋以身先自治而正之則天下之人皆歸之而服其



德也如顏淵克已而天下歸仁焉是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已說於上篇此固不說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註恒常也人之常語

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

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註治天

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為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

夫無以為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為本也是則

本正則立本傾則踣固在所敬慎而已註孟子曰至

義曰此章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

踣也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者孟子言人

之所常言皆曰天下國家也天子有天下公侯有國

者言天下之根本獨在於公侯為之根本也公侯之
 根本又在卿大夫為之根本也卿大夫之根本抑又
 在於私身為之根本也如大學有云欲明明德於天
 下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必
 先修其身此其意也云天下國家者天子有天下謂
 之天下諸侯有國謂之國然有國者不可以稱天下
 有天下者或可以稱國故諸侯謂之邦國天子謂之
 王國國家文從或又從國為其或之也故國之也至
 於家則自天子達於庶
 人未嘗不通稱之矣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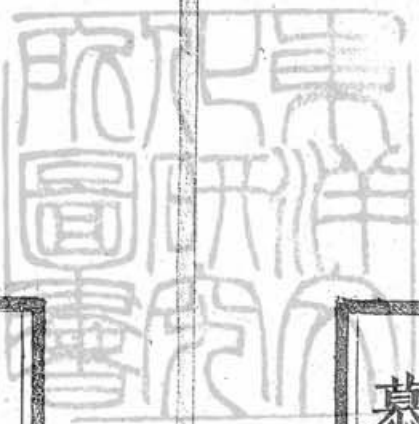
巨室大家也謂賢

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

之則善也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

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慕思也賢卿大夫一



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為君

矣沛然大治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也

孟子曰至

溢乎四海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傾心思慕向善巨室
 不罪咸以為表德之流行可以克四海也孟子曰為
 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者巨室喻卿大夫之家也孟
 子言為政於天下易而不難也但不得罪於卿大夫
 之家也以其卿大夫之家以上則近君而君所待以
 輔弼以道則近民而民待以視效故君之言動其是
 非可得而刺也國之政令其得失可得而議也道合
 則從不合則去君民之從違而係之也故為君不得
 罪於卿大夫則為政可以行天下矣巨室之所慕一
 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
 海者言卿大夫之所思慕也一國亦隨而思慕之一
 國所思慕則天下亦隨而思慕之故沛然大治其上
 之德教可以克溢乎四海如東注之水沛然流溢乎
 四海也此言四海猶中國則謂之天下夷狄則謂之

四海耳孟子之意蓋欲當時國君為政直其道正其
心使卿大夫慕之而下去則遠近雖異方莫不均慕
之此德教所以溢乎四海亦如傳云大夫者
近者視而傲之遠者望而傲之蓋其意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

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為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

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

者天時所遭也當順從之不當逆也齊景公曰既不

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齊景公

齊侯景諡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大國使之進退又



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

國不與之通朝聘之事也吳蠻夷也時為強國故齊

侯畏而恥之泣涕而與為婚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

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大國為師學法度焉而恥受教命不從其進退譬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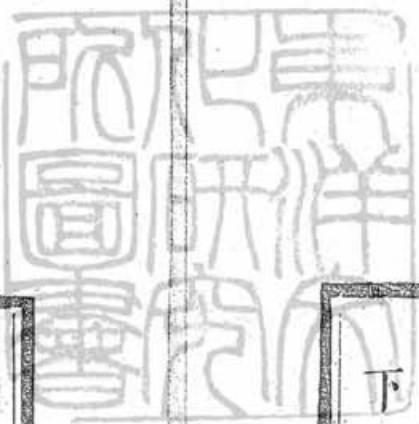
弟子不從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

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

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大國不過五年小

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治今

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
 有餘故五年足以為政小國美之故七年詩云商之
 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
 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詩大雅文王之篇麗億
 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雖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
 惟服於周殷之美士執裸鬯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
 子者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孔子曰仁不可
 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孔子云行仁者天
 下之眾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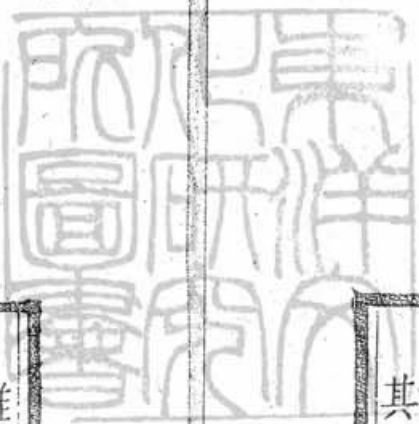
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
 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桑柔之篇

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其為國誰能違仁而

無敵於天下也孟子曰天下有道至逝不以濯正

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眾無德不親執熱須濯
 明不可違仁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
 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
 者存逆天者亡者孟子言天下有治道之時小德樂
 為大德小賢樂為大賢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服
 大賢以其德之得於已者有遠近故有大賢小賢以
 其賢之賢於人也其有遠近故有大賢小賢天下有
 道則論德而定位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
 道而亂則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以其力
 有小大勢有強弱故有小大有弱有強天下無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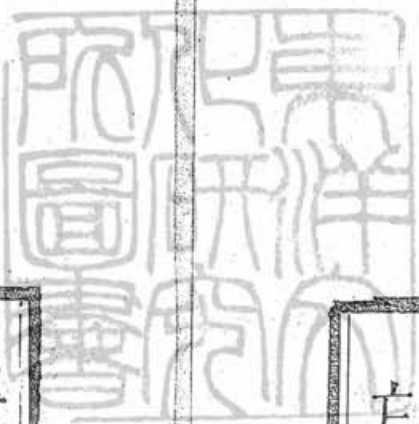
則力勝德勢勝賢故小役大弱役強言二者皆天使然也故順其天者故存逆其天者故亡以其所遭之時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者孟子引齊景公謂諸侯既不能以令制鄰國又不能受命以制於鄰國是自絕於交通朝聘之事也於是景公泣涕以女事於吳是時吳為強大也故女於吳此乃小役大弱役強者也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者言今也為之小國者既以師其大國而恥羞受大國之命焉如此是若為之弟子者以羞恥受教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命於大國莫若師法文王也如師法文王則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不過七年必能為政於天下矣言如恥受其時之易也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者此蓋詩大雅文王之篇文也孟子所以引此者蓋言其天命靡常惟德是親之意也其詩言商王之子孫



雖相附麗而不足以為強雖數至億而不足以為眾至文王膺受上天之駿命而商之孫子乃為君侯於周之九服中然為君處服于周是天命靡常惟德是親也不特商之子孫如此其為殷之侯者為壯美之士亦莫不執裸鬯之禮而皆助祭于周之京師也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者言孔子有曰為仁者不可為眾而當之也夫國君能好仁則天下無敢與之敵也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今也欲為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為之是若持其熱物而不以濯也濯者以水濯其手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蓋詩之大雅柔柔之篇文也孟子於此所以引之蓋謂詩有云言誰能持其熱物往而不以水濯手也以其執熱須濯手於水也如欲無敵於天下必須為仁也齊景公齊侯景諡也至為婚正義曰云景諡也者案史記云靈王十六年齊莊公母弟杵臼立是為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卒諡曰景地近荆蠻故註云蠻夷也詩大雅至無當也正義曰箋云麗數也于於也言商之

子孫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
 為君於周之九服中言眾之不如德也九服案周禮
 九服云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人也毛註云殷士殷
 侯也膚美也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鄭云裸謂以
 圭瓚酌鬱鬯以獻尸也瓚如槃大五升口徑八寸深
 二寸其柄用圭是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正義曰箋
 云當如手持熟物之用濯亦猶
 治國之道當用其賢人者也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
 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言不仁
 之人以其所以為危者反以為安必以惡見亡而樂
 行其惡如使其能從諫從善可與言議則天下何有
 亡國敗家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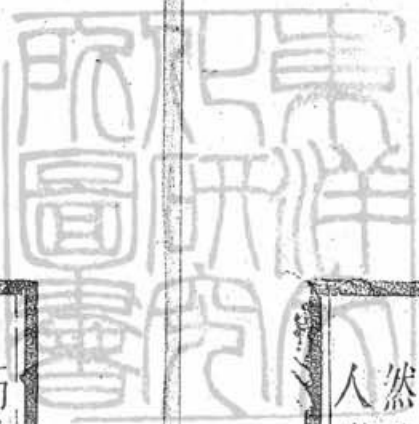
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
 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孺子童子也小子

孔子弟子也清濁所用尊卑若此自取之喻人善惡
 見尊賤乃如此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
 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人先自為可

侮慢之行故見侮慢也家先自為可毀壞之道故見
 毀也國先自為可誅伐之政故見伐也太甲曰天作
 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以見上篇說

同孟子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人之安危
 皆由於已也孟子曰不仁可與言哉安其危而

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
 家之有者孟子言不仁之人可與言哉言不可與之
 言也以其不仁之人以危為之安以菑為之利樂行
 其所以亡者也如不仁而可以與言議以其能從諫
 從善也如此則何有亡國敗家者哉言不能亡國敗
 家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
 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者子曰自取之也者孟子
 言有孺子歌詠曰滄浪之水清兮則可以濯我之足
 以其纓在上人之所貴水濁而濯纓則清者人之所
 貴也足在下人之所賤水濁而濯足則濁者人之所
 賤也孔子曰小子當聽之清斯濯其纓濁斯濯其足
 自取之也孺子童稚也小子則孔子稱弟子也清斯
 喻仁濁斯喻不仁言仁與不仁見貴賤亦如此也夫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者孟子言夫人苟自為可侮之事
 然後人從其侮慢之家自為可毀之事而人然後從
 人從而毀讎之國必自為可誅戮之事而人然後從



而誅戮之斯亦自取之謂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者已說在上篇趙云如臨
 深淵戰戰恐懼也正義曰此蓋詩之小雅小旻
 之篇文也註云戰戰恐懼也趙氏放之而已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上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離婁章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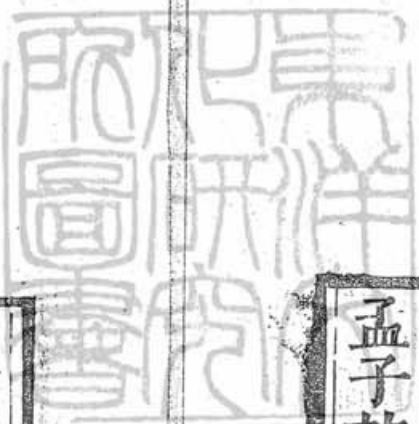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

也 也 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食壺漿以迎武王

之師是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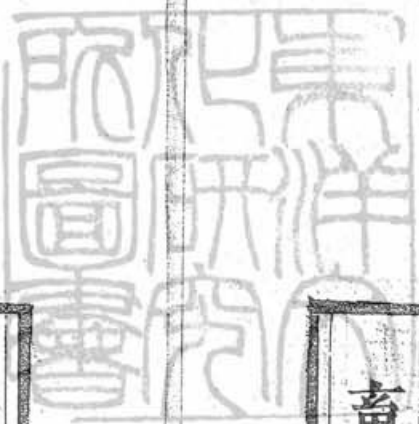
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

所惡勿施爾也 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



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鰍魚者獺也為叢鵙爵者鷓也為湯武陂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陂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

已 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卑下獸樂廣野陂之則歸其所樂獺獺也鷓土鷓也故云諸侯好為仁者陂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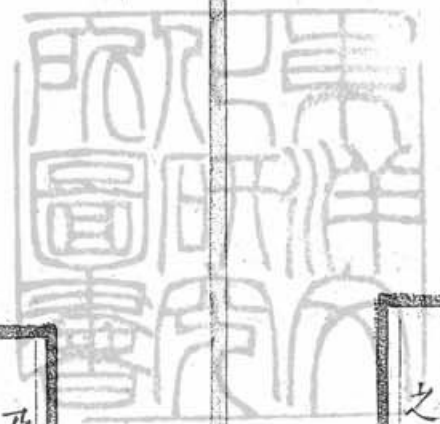


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却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也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為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為喻志仁者亦久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詩 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為善乎但相與為沈溺之道也

孟子 曰桀紂此章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使就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沈溺所以明鑒戒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至心也者孟子言桀紂失天下是失其民失其民乃是失其民

之心也得天下有道至勿施爾也者言人君所以得天下有其道也得其民斯為得天下矣所以得其民有道者得其民之心斯為得民矣所以得其心有道在民所欲而與之聚之民之所惡而勿施於民則近得其民心矣民之歸仁也至不可得已者言民之歸親於仁人之君如水之歸就於下獸之樂趨於廣野矣故為淵而鰈聚其魚而歸之淵者是鰈為之鰈矣為叢木而鵲聚其爵而歸之叢者是鷹鵲為之鵲也為湯王武王而鵲聚其民而歸之湯武者是桀與紂也今夫天下為之君者有能好行其仁政則天下之諸侯皆為鵲聚其民而歸之亦如鰈為淵鵲為叢為耳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欲卒而求討三年之艾也苟為已前不積雖終身而死亦不得此三年之艾也若苟不志仁於久雖終一身憂辱亦以陷於死亡之地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蓋詩之大雅桑柔之篇文也蓋言何能為之善乎但相與



及其沈溺於患難也孟子所以言此者欲時君在於久行其仁不但欲為之王然後乃行之耳鰈土鰈也正義曰案釋名云鰈形如猫居水食魚者也鰈獺之屬也鵲鵲之屬也能食鳥雀柔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芮伯刺厲王之詩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

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

棄也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為仁人之

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

由哀哉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

也孟子曰至哀哉正義曰此章言曠仁舍禮自暴棄之道也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自棄者

不可與有為也者孟子言人之有為自暴者不可與之言議也有為自棄者不可與之有所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者此蓋孟子自解自暴自棄之言也仁人之安宅也至哀哉者孟子言仁道乃人之所安之宅舍也義乃為人之正路也今有空曠其此宅而不安居之捨去此正路而不行之者是可得而哀傷之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是而言於當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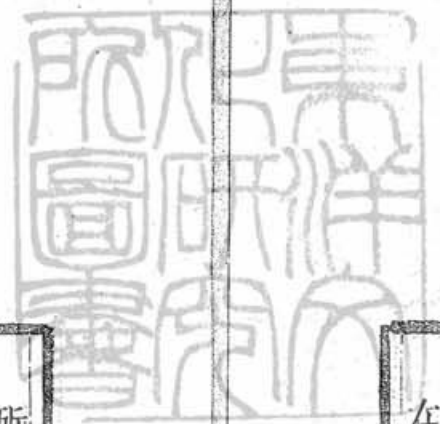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

遠也事在易而患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以事其

長故其事遠而難也正義曰此章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已則邇而易者也孟子

曰至天下平者孟子言道在近而人乃求之於遠事在易而人乃求之於難但人人親愛其所親敬長其



所長則天下即太平大治矣親親即仁也長長即義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

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

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

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言人求上之意先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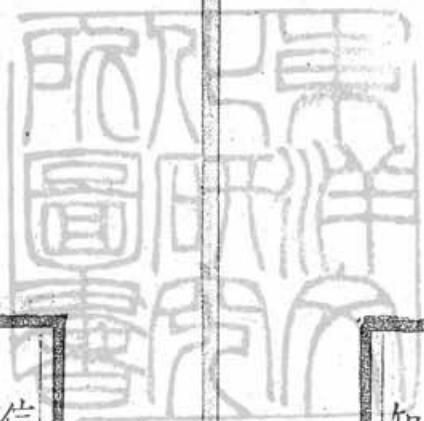
已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是故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

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投人誠善之性者天

也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

鳥獸不可親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曰至未有能動者也正義曰此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也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者孟子言居下位而為君上之臣者而於上者有其道如不信於友則弗獲於上矣以其君之所以願乎臣者忠也如臣弗信於友則其忠不足稱矣此所以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其道如事其親而弗悅其親則亦弗信於友矣以其友之所以資於已者仁也如事親弗悅則其仁不足稱矣此所以弗信於友矣悅親有其道如反已而不誠則弗悅於親矣以其親之所望於已者孝也如反身不誠則其孝不足稱矣此所以不悅於親矣誠身有其道如不能明乎善則不誠其身矣以其所謂誠者亦明乎在己之善而已如不明其善則在我之善有所未明又安知所謂誠故不明乎善則不誠其身矣由此推之則



信於友是獲於上之道也悅親是信於友之道也誠身是悅親之道也而明乎善者是又誠身之道也是故誠者天道也思誠者人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者孟子言此故誠者是天授人誠善之性者是為天之道也思行其誠以奉天是為人之道也然而至誠而有不感動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不至誠而能感動之者亦必無也故曰未有能動者也
曾子三省大雅矜矜正義曰論語云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是曾子三省之事也大雅矜矜此蓋苟卿之言然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

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

隱遁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

聞西伯善養老者註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

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二老者

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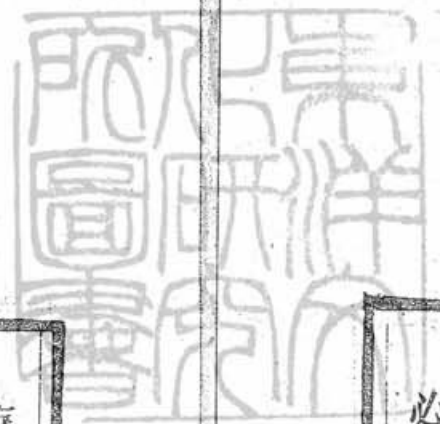
父歸之其子焉往註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

天下之子耳子當隨父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歸

往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

下矣註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

必足以為政矣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文王時難故久



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

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疏孟子曰至必為政

此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七年為政以勉諸侯者

也孟子曰伯夷辟紂至養老者孟子言伯夷辟紂之

世乃辟紂而逃遁居於北海之畔後聞文王作興而

起王道乃曰盍歸乎來歸周也我聞之西伯善養其

耆老者也太公辟紂至養老者孟子又言太公辟紂

之亂而辟居於東海之畔後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

乎來歸周也我聞西伯善養其耆老者也二老者天

下之大老也至其子焉往者言伯夷太公二老乃天

養老盡往歸焉後因叩馬諫武王武平殷亂二人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且餓死焉孔子云伯夷叔齊餓于首陽山之下是也又云太公望東海之上人也或云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盡往焉註云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正義曰書云五紀曰歲月日星辰曆數今云七紀者案魯昭公十年左傳云天以七紀杜註云二十八宿四七是其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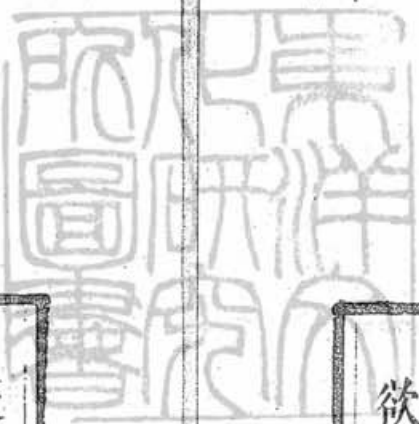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

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註求孔

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

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為之多斂賦粟故

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



徒泆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

子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

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註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况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

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

以容之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

土地者次之註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

戰者服上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

戰者辟草萊任土地不務脩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

連橫之人也

注

孟子曰求也至次之正義曰此章言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至攻之可也者孟子言冉求

為季氏之家臣不能佐君改於其德以為治國而乃

聚斂其粟倍過於他日孔子責之曰求非我之徒弟

也乃令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

君不行仁政至罪不容於死者孟子言由此冉求賦

斂觀之以孔子所攻則今之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

是皆棄之於孔子者也又况為之強戰爭地以戰而

殺人至於盈滿其野爭城以戰而殺人至於盈滿其

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必不容於死

以其罪大雖死刑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

至任土地者次之者孟子又言故善能為陳而戰者

服於上刑刑重刑也合縱連橫之諸侯罪次之以

其罪次於善戰之上刑也務廣開闢草萊而任土地

不務脩德者又次之以其又次連橫合從之諸侯者

刑也**注**求孔子弟子至疾之也正義曰案史記弟子

傳云冉求字子有鄭氏曰魯國人又案論語云季氏

民曰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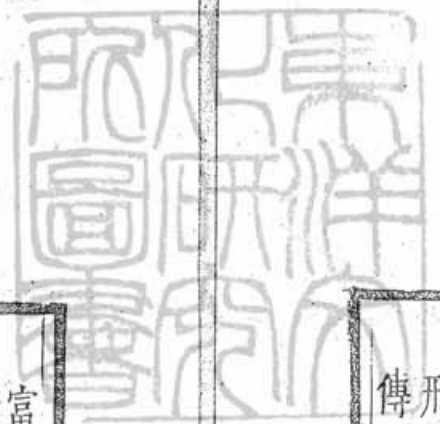
安樂撫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注**眸

子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惡也胷中正則眸子瞭

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注**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

明之貌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注**廋匿也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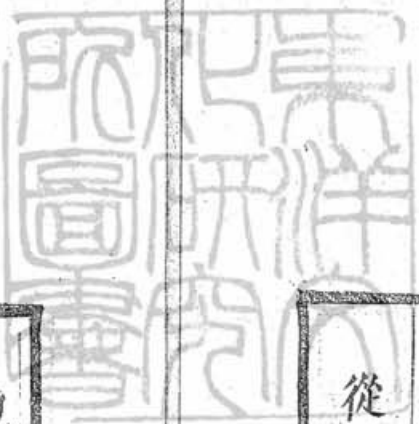
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者孟子言存在於人者莫貴乎
 眸子眸子目瞳子也眸子不能蓋掩人之惡也曾中
 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者言人曾中
 正而不邪則眸子於是乎明瞭明也曾中不正則眸
 子矇矇而不明眊不明也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
 瘦哉者言知人之道但聽其言觀其眸子明與不
 則人可見又安可瘦匿之哉此孟子言知人之道但
 觀人之眸子耳註眸子瞳子瞭明眊不明之貌正義曰
 是皆矇釋文
 而言之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

順焉惡得為恭儉註為恭敬者不侮慢人為廉儉者

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

從其所欲安得為恭儉之行也恭儉豈可以聲音笑



貌為哉註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

聲音笑貌強為之哉註孟子曰恭者至為哉正義曰

恭儉明其廉忠也孟子曰恭者不侮人至豈可以聲
 音笑貌為哉者孟子言為之恭儉者則不侮慢於人
 亦不能僭奪於人蓋以恭敬則不侮儉約則不奢故
 也如有侮奪人之君惟恐其民不順已之所欲安得
 為恭儉者焉為之恭儉又豈可以聲音笑貌為之恭
 儉哉言人為恭儉在心之所存不在於聲音與其笑
 貌為
 之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註淳于髡齊人也問禮

男女不相親授孟子曰禮也註禮不親授曰嫂溺則

援之以手乎註髡曰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否

邪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

出是為豺狼之心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

以手者權也孟子告髡曰此權此權者反經而善

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髡曰天下之

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乎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

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曰當以道援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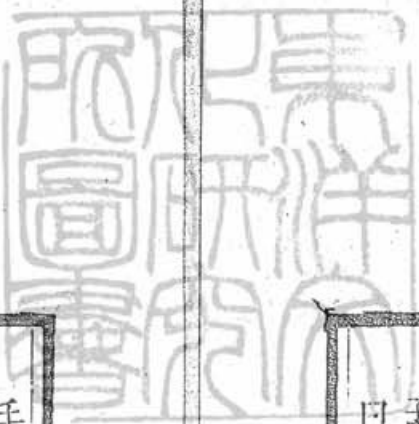
下而道不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淳于髡

欲手援天下乎正義曰此章言權時之義者也淳于

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者淳于髡齊國之人也問

孟子曰男女授受之際不相親授是禮然與否孟子

曰禮也孟子答之以為是禮然也曰嫂溺則援之以



手乎者髡又問孟子如是則嫂之沈溺於水當以牽

援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言如嫂之沈

溺於水而不牽援之者是有豺狼之心者也以其豺

狼之為獸其心常有害物之暴故以喻之也男女授

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者孟子又告淳

于髡以謂男女授受不親是禮當然也嫂之沈溺援

之以手者是權道也夫權之為道所以濟變事也有

時乎然有時乎不然反經而善是謂權道也故權云

為量或輕或重隨物而變者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

之不援之何也髡復問孟子言今天下之道以沈溺

之也夫子之不拯援之是如之何曰天下溺援之以

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言天下之

沈溺當以道拯援之嫂溺則當以手援之今子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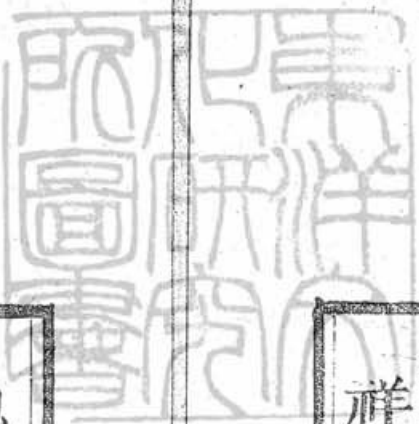
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言不可以手援天下當

以道援之矣斯亦明淳于髡之蔽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問父子不親教何也

孟子曰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父親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云父子反目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於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為反夷矣故曰惡也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易子而教不欲自相責以善也父子主



恩離則不祥莫大焉

疏

公孫丑曰至不祥莫大焉正義曰此章言父子至親相責

則離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善者也公孫丑曰君誨其子是如之何孟子曰勢不行也至父子相夷則惡矣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君子所以不教子者是其勢之不行所以不自教也教之者必以正道而教之以正道而教之而子不行則續之憤怒既續之以憤怒則反傷其為父子之恩矣夷傷也父子之恩則父慈子孝是為父子之恩也今繼之以怒是非父之慈也且以子比之夫子既教我以正道而子之身自未能出行其正道也如父子之間以是言而反父是則父子相傷矣父子既以相傷其恩則父子必相疾惡也故云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者孟子又言古之時人皆更易其子而教之者以其父子之間不相責讓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讓則父子之恩必離之矣父子恩離則不祥之大者也所謂易子而教者如已

之子與他人教他人之子與已而教之是易子而教也所謂不祥之大者則禍之大者矣夷有二說一說則以夷訓傷一說以夷為夷狄其義皆通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

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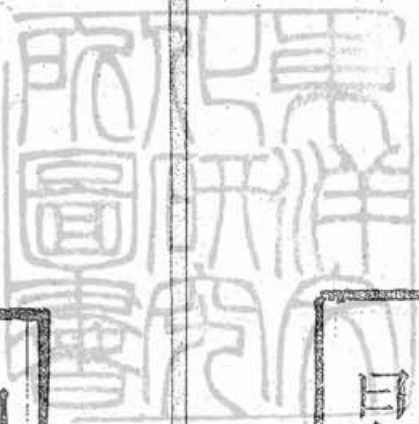
者吾未之聞也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

也失不義則何能事父母乎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

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先本後末事守乃立

也會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

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



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

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將徹請

所與問曾皙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

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

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為至

孝孟子曰事孰為大至可也正義曰此章言上孝

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至吾未之聞也者孟子言

人之所事者何事為大以其事父母之親為大也人

之所守者何守為大以其守己之身為大也不失其

身而為能事其父母之親則我嘗聞之矣如失其身

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者言人誰不為所事凡有所事於彼者是皆為所事也然而事父母之親是所事之本也夫人誰不為所守凡有所守於我者是皆為所守也然而守身是所守之本也所謂身安而國家可保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此之謂也豈非事親守身為事為守之本者歟曾子養曾皙至事親若曾子可也者孟子又言昔日曾子奉養其父曾皙必有酒肉將欲徹去曾子必請所欲與者如曾皙問復有餘剩曾子必應曰有餘剩曾皙已死曾元奉養其曾子曾元曾子之子也必有酒肉將欲徹去曾元不請所欲與者如曾子復問有餘剩曾元乃應之曰無矣遂將以酒食復進曾子也如此是謂養其父之口體而已必若曾子之養父乃可謂養其父之志也如事其親若曾子之事親則可矣蓋曾子知父欲有餘者與之所愛之子孫故徇而請其所與問有餘故復應之曰有是其遂其親之志意而不違者也故曰養志也曾元反此蓋有違逆其親之志意但為養口體者也非養志者也故孟子所以言事親若曾子則可以為

子之孝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 **國** 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間非格正

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說獨

得大人為輔臣乃能正君之非法度也君仁莫不仁

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國** 正君

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 **國** 孟子曰至一正君

此章言小人為政不足間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修將何間者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至為能格君心之非者孟子言小人在位不能事君不足適責之也所行政教亦不足間非之也惟大

人之為臣而事其君故能格正君心之非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正義曰蓋詩國風北門之篇文也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適我箋云我從外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已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已志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言人之行

有不虞度其時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

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

全之毀者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

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正義曰此章言

不虞獲譽求全受毀者也孟子言人有不虞度其功

而終獲其名譽又有欲求全其行而終反受其人之

毀者以言其君子之人於毀譽不容心於其間但務

為善之實而不期人之譽務去其不善之實而不慍



人之毀是皆行義以俟命而已矣尾生與陳不瞻之事正義曰此皆據史記之文而言之也其事煩故不重述耳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人之輕易其言不

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

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已

未有可師而好為人師者乃惑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患在好

為人師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者孟子言人

之有患非他特在其好為人之師也蓋在人患在於

不知已未有可師耳如務在好為人師則惑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魯人樂正克

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子敖子敖使而之魯樂

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孟子

曰子亦來見我乎孟子見其來見遲故云亦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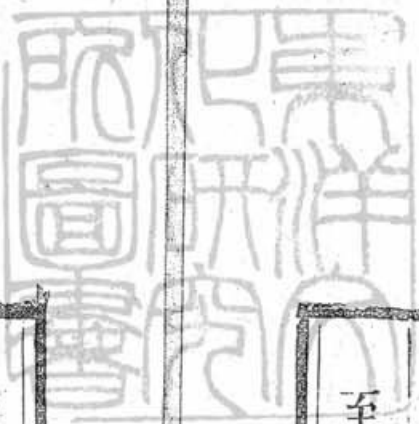
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樂正子曰先生何為非克

而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孟子問子來幾日乎

曰昔者克曰昔者來至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孟子曰昔者來

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



欲亟見之深思望重也曰舍館未定克曰所止舍

館未定故不即來也館客舍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

後求見長者乎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當須舍

館定乃見之乎曰克有罪樂正子謝過服罪也

樂正子至克有罪正義曰此章言尊師重道敬賢事

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樂

正子從子敖之齊樂正子從子敖往齊而見孟子孟

子曰子亦來見我乎孟子見樂正子來遲故曰子亦

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樂正子問孟子何

-5 285 35 880" data-label="Text">

為於我而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孟子又問樂正

故不能即來也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孟子又言子曾聞見長者之禮必待舍館定然後乃見長者乎曰克有罪樂正子於是無所答乃對孟子曰是克有罪也以其待舍館定然後見非尊師重道者也宜孟子以此責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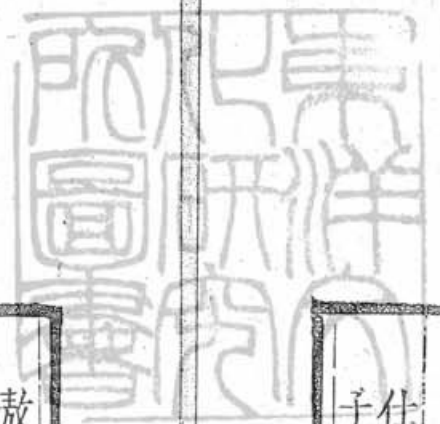
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

驩者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舖啜也樂

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

言不意子但舖啜也孟子謂樂正子曰至而以舖

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舖啜沈浮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者也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



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啜也者孟子謂樂克曰子隨右師來至齊是徒以食飲而已我不意有如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且今隨右師之遊而以徒為其飲食也孟子所以言此蓋謂子敖我未嘗與之學古者而今子乃隨之遊是誦道以從人之謂也云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正義曰此蓋以經文推而為解也公孫丑篇云孟子為卿於齊出於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下卷言公行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也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是知為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

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窮親老不為祿仕

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註 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

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

也 孟子曰至君子以為猶告也正義曰此章言量

三無後為大者言不孝於禮有三惟先祖無以承後

世無以繼為不孝之大者而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

家貧親老不為祿仕特不孝之小而已舜以不告而

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故孟子乃言此以謂

舜受堯之二女所以不告父母而娶是為其無後也

告之則不得娶故也君子於舜不告而娶是亦言舜

猶告而娶之也以其反禮而合義故君子以為不告

猶告也 **註** 堯二女正義曰案古史云舜有二妃一曰

娥皇二曰女英竝堯之女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

斯二者弗去是也 **註** 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

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則智之實也禮之實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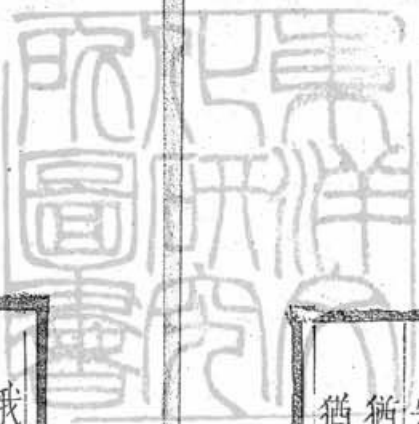
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 **註** 禮義之實節文事

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文其禮敬之容故中心樂之

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

之手之舞之 **註** 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

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節手舞曲



哉

疏

孟子曰至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正義曰此章言仁義之本在孝悌蓋有諸中而形於外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至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者孟子言仁道之本實在事親是也義之本實在從兄是也以其事親孝也從兄悌也能孝悌是為仁義矣智之本實在知事親之孝從兄之弟而弗去之者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言禮之本實使事親從兄者是也由此言之則事親之孝為仁之實凡移之於事君者則為仁之華也從兄之悌為義之實則知凡移於從長者是為義之華也知仁義為智之實則知前識者是為智之華也禮之實在仁義則威儀為禮之華也樂之實在仁義則節奏為樂之華也凡此是皆從而可知矣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言由仁義之實克之至於樂則流通而不鬱日進而不已是其樂則生生則鳥可已鳥可已則得之於心而形之於四體故不知手舞足蹈之所以者也蓋當時有夷子不知一本告子以義為外故孟子宜以是言之而救

當時之弊者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

也惟舜為然

疏

舜不以天下將歸已為樂號泣于天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

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

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疏

舜以不順

親意為非人子底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

道而頑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為父子之道者定也

疏

孟子曰至此之謂大孝正義曰此章言以天下富貴為不若得意於親也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

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者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大悅樂而將歸嚮已視天下悅而歸已但若一草芥不以為意者惟大舜為能如此也不得乎親者孟子又言人若不得事親之道則不可以為人若得事親之道而不能順事親之志故不可以為人之子惟舜能盡其事父母之道而瞽瞍頑嚚且亦致樂瞽瞍既以致樂而先天下而天下亦從而化之瞽瞍致樂故曰此之謂大孝

瞽瞽瞍頑父也正義曰瞽瞍者案孔安國尚書傳云無目曰瞽瞍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瞽瞍無目之稱頑者左傳云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下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離婁章句下凡三十二章

疏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上卷為此卷也此卷凡

三十有二章一章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二章言重民之道平政為首三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舊君之服蓋有所與諷喻宣王勸以仁也四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五章言上為下做六章言大人不為非禮非義七章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八章言好言人所求合義十一言視民如已甚亂也十章言大人所求合義十一言視民如子則民懷矣十二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之大事十三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十四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朴十五章